



1921-2011

90

小说卷

下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1921-2011

90

小说卷

下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念建党 90 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 / 贵州省文联编著.
—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1.9
ISBN 978 - 7 - 221 - 09744 - 6

I. ①纪… II. ①贵… III. ①中国文学:现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贵州省②中国文学: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贵州省 IV. ①I218.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8541 号

纪念建党 90 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(小说卷)

贵州省文联 编著

责任编辑 / 阎循平 杨 礼 陈 电

封面设计 / 陈 电

出版发行 /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/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(邮编:550004)

印 制 /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114.5

字 数 / 2760 千字

版 次 / 2011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221 - 09744 - 6

定 价 / 268.00 元(全套五卷)

敲 狗

欧阳黔森

在这里,狗是不能杀的,只能敲狗。狗厨子说,杀猪要放血,宰牛羊要放血,狗血是不能放的,放了就不好吃了。有人说,咋个办?厨子说,敲狗。

敲狗比杀狗更凶残,这一带的农家人一般不吃狗肉,也就不敲狗了。可是,花江镇上的人却喜欢吃狗肉。人一爱吃什么东西了就会琢磨出好做法来,好做法就有好味道,到后来这味道,不但香飘花江镇,而且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很多人闻名而来,不是为了来看花江大峡谷,都是为了狗肉而来。久而久之,知道花江大峡谷的没几个人,大多只知道花江狗肉。

花江的小街不长也不宽,这并不影响来往过路的各种车辆。只要有临街的店门,都开狗肉馆。每一个狗肉馆几乎都是这样,灶台上放着一只黄澄澄煮熟了的去了骨的狗,离灶台一二米的铁笼子里关着一只夹着尾巴浑身发抖的狗。

那只熟狗旁的锅里,熬着翻滚的汤,汤随着热气散发出一种异常的香味,逗得路过的车辆必需停下来。熟狗与活着的样子差不多,除了皮上没毛了,肉里没骨头了,其余都在。喜爱哪个部位,客人自己选。那只关着的狗,却只是让人看的,无非是说,就是这种狗。

这里的狗被送进了狗肉馆,没有活过第二天的。而关在铁笼里的那条狗却能较长时间地活着。这只狗能活得长一点,主要是它的主人不愿意亲自把绳索套在狗的脖子上。初送来的狗,似乎都能预感到它的末日来到了,对着狗馆的厨子龇牙露齿狂吠不已。可主人不离开,它也不逃走。等主人与厨子一番讨价还价后,厨子拿了一条绳索给主人,狗才吓得浑身颤抖,却还是不逃走,反而依偎在主人的两腿之间,夹着尾巴发出呜咽声。主人弯腰把绳索套在狗的头上后,接下来是把狗拴在一棵树上。这样做了,主人再不好意思面对可怜的、恐惧的狗,多半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狗见主人一走,眼睛里的绝望便体现在它狂乱的四蹄上,它奋力地迈腿想紧跟主人的脚步,可是它没迈出几步,又被紧绷的绳子拉回来,又奋力地迈步,又被绳子拉回来。狗脖子虽然被绳套勒得呼吸困难,可它的确想叫出声音来,它是在呼喊主人,还是在愤怒绳子,总之它平时洪亮的声音变成了呜咽的呻吟。

狗是比较喜欢叫的动物,它的叫声很久以来一直是伴随着人的,在这块土地上,一户人家也许没有牛羊马叫,甚至没有猪叫,但很少没有狗叫的家。汪汪汪的狗叫,几乎是每个成年人在儿童时期最喜欢模仿的声音。在童年和少年时期,人们最美好的记忆,莫过于自己一吹响口哨,狗就跑到你身边,亲热而又忠诚地摇着尾巴跟着你,无论你要去什么地方。狗叫的声音对主人是忠诚与踏实,对好人是亲切和提醒,对坏人来讲是胆寒和警告。当狗叫不出声音的时候,就好像人在痛苦地呻吟,也像人的婴儿在哭一样。狗哭的时候,主人是不能听的,他的选则只有不回头。

任凭狗怎样地挣扎,越挣扎,它脖子上的绳索越紧。当狗由于憋气在地上翻滚时,厨子拉动绳子,把狗吊了起来。狗身子悬空起来,不沾地的四蹄更加挣扎不已。厨子拿来一把包了布头的铁锤猛击狗鼻梁,狗扭曲着身子,被绳子紧勒的喉咙里发生像奶娃哭泣的叫声。狗在这猛击

中只能坚持几分钟,便没了声息。这时的狗,样子挺可怜又挺吓人。它的眼睛圆瞪着,两行泪水流过脸庞,舌头夸张地伸出嘴巴。厨子的样子却挺得意,他并不注意狗的可怜。厨子的得意体现在他丢锤子的劲头上,打完最后一锤,厨子把锤子往地上一摔,锤子便连翻了几个跟头。厨子接着用手去摸狗鼻梁,确定没碰烂皮后,顺手摸合了狗眼睛。厨子的手湿湿的,并不是有汗,而是因狗的眼泪。厨子把手掌在腰间的围巾上擦了擦,对徒弟说,看明白了,就这样打。狗鼻子最脆弱,要敲而不破才好。

徒弟望着厨子的手,也望着厨子腰间那张不知擦了多少狗眼泪的围巾说,师傅,下一个我来敲。

厨子闻声很高兴,就把手上残留的狗泪拍在了徒弟的头上,说好好干,好好学,以后你就靠这个穿衣吃饭。

徒弟是厨子新收的。厨子一般两年就收一个徒弟,不是厨子有喜爱收徒弟的嗜好,而是徒弟们没有超过三年而不走的。徒弟们走了,花江狗肉馆就开得到处都是。先是县里、市里有了,再是省城有了,最后有人竟然开到了北京。厨子听说后,不以为然。有人说,你徒弟们都发财了,你老要是去外地开一个,还不更发财呀!厨子一笑说,钱我也喜欢,我更喜欢狗肉。有人说,莫非只有在这里才是狗肉,外地的不是呀!厨子说,不是我们的花江狗。有人说,外地都用花江狗肉的招牌。厨子说,我说过了,不是我们花江狗。

狗还得吊着,过了半个时辰再放下来。厨子当徒弟时,曾跑过一条狗。不过那狗跑了几天又回来了。那年厨子刚进师门不久,正是大年前夕,师傅想吃狗肉,可过年过节的,没人送狗来卖。师傅叹了口气说,把大黄敲了吧!大黄是师傅养了两年的狗。师傅敲狗如麻,却还是不敲自己养的狗。于是徒弟去敲。徒弟照着平时师傅敲狗的过程来了一遍,可以说没什么错误的,问题出在徒弟见狗被敲得没了声息,便解了狗的绳套放在地上。死狗是不能马上放下地的,狗会扯地气,地气一上身,狗便会醒过来。等徒弟从屋里端了个大盆来装狗时,大黄早跑得没了踪影。徒弟自然是少不了挨顿臭骂,看着师傅因没有了狗肉吃而暴跳如雷的样子,徒弟心里难过了,毕竟是要过大年了,把师傅气得这样子,的确不应该。由此徒弟永远地记住敲了狗不能马上放在地上。

狗对主人的无限忠诚,表现在无论主人怎样对它,它始终忠于主人。大黄也是这样的一条狗,在它挨敲死里逃生后的第三天,又肿着个鼻子回到了主人家。

厨子至今也在想,师傅为什么还要亲自敲掉大黄。大黄被敲后吊在树干上的样子,厨子这辈子的没法忘记的了。大黄的鼻子肿得发亮,眼睛瞪得圆凸凸的,眼泪特别的多,都死了半晌了,还有几颗晶莹的泪滴挂在狗的下巴。从那以后厨子敲了狗一定得给狗合眼。

厨子的徒弟从屋里端出一个大木盆放在树下,然后把狗放下来,提起狗的四蹄丢进木盆里。接着徒弟又从灶台上提来一大壶开水,慢慢地把水往狗身上淋。厨子拿了个大铁夹子,给狗翻身,然后把狗头按压在水里多烫一会儿,又把狗蹄往水里按。

每天,关在铁笼子里的那条狗,都能听见它同类的像哭的声音。这狗先是在狗的哭叫声中,在那个不大仅仅能转身的铁笼里,惊恐地团团转。后是仰着头寻找可以逃走的缝隙,可是那些铁条的间隙只能让它伸出一个鼻子头,它甚至试图对着铁条下嘴咬,可它的牙齿却怎么也咬不到铁条。

后来,铁笼子里的狗不再惊恐了,它似乎听惯了同类像哭的呻吟。它把后腿收在屁股下,前腿朝前伸直平放,这是一种卧着身子却又保持着起跑的姿势。时间长了,他就把头平放在两个前腿之间,眯着眼。

厨子的徒弟拿来一把刮毛刀等候在厨子旁边。厨子丢了铁夹,猛地从烫水中抓起狗蹄子嘴巴噓唏着,把狗放在一块石头上,然后把手放在嘴下吹气。显然厨子的手被水烫得发痛,可他每次都是这样。仿佛他不这样被烫一下就对不起狗一样。徒弟刚来时就见师傅的手被烫,很想给师傅说,有很多办法可以不烫手,比如,抓狗蹄子之前先抓一把凉水,或者一个铁夹使力不够,再多一个铁夹。但徒弟就是徒弟,徒弟教师傅,在这一带是最不敬的事。师傅这么干,徒弟当然也只能这么干。有一次,徒弟终于忍不住说,师傅烫了手怎么办?徒弟说的话,当然不是讲师傅的手,师傅的手天天被烫已经千锤百炼了,徒弟甚至怀疑师傅的手早没了痛感,师傅的嘴巴又是噓唏又是对着手吹气,可是烫的痛感并未上脸。徒弟知道他的手,只要是被什么一烫,脸比手更容易让人知道——被烫了。徒弟由此认为,师傅的噓唏和对手吹气只是个习惯。是呀!徒弟只见过嘴巴对冬天的冷手吹热气。

徒弟问师傅烫了手怎么办?当然不包括师傅的手。徒弟这样问是想找一个师傅同意的理由,使他可以用不烫手的办法去抓烫水里的狗蹄。但是师傅的回答却不给他任何理由。师傅把手伸到徒弟眼前晃动,说烫什么手,我烫了几十年。不要怕烫,手比哪样都快,水还没来得及烫手就离手了嘛!干活嘛就要像干活的样子。徒弟说,师傅真烫手哩!师傅说,烫了也不要紧,去擦点狗油,一会儿就好了。再说烫多了就不烫了的。

厨子接过徒弟递到手的刀片,习惯性地用拇指试了试锋口,然后像刮人胡子一样刮起了狗毛。刀锋所到之处,泛起白条条的狗皮来。厨子说,刀锋落在皮上,不能轻也不能过重,别破了皮子。下手要快,毛皮凉了就刮不下来了。

徒弟在师傅的吩咐中点着头,却不太认真看刀锋和狗皮,他用心地看着师傅的手,师傅的手红中带着紫色,看来的确烫得不轻。狗毛热气腾腾,烫水在刀锋的起刮处不断地流出来,流过刀片流过师傅的手又流到地上。地上被烫水热起了水泡沫,水泡沫顺着地势又流过那关狗的铁笼子,那铁笼子里眯着眼的狗被散发着热气的狗味道薰得站了起来,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盯着厨子看。

狗的一身毛,根本经不起厨子手里的刀锋几次来回就光了,狗赤条条地被倒提起来,又被挂树杈上。厨子以欣赏的目光看着狗,然后用他那双微紫色的手掌,在狗白光光的身子上溜了溜说,看见没有,这样才好。

徒弟下意识把手掌在围裙上擦了擦,说下回我来刮。

厨子赞许地说,好,什么事就怕认真,只要认真,哪样都能干好。

徒弟被师傅的赞许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,他双手把尖刀递给师傅诚恳地说,我再看您开一次膛,我肯定就会了。下一回我来。

厨子接过刀,先是用刀尖小心翼翼地把狗胸狗肚上的皮划开,然后挥小斧子砍开胸腔,又用尖刀割开狗肚肌。厨子一边伸双手去掏狗的内脏,一边对徒弟说,狗一身都是宝,特别是狗肝狗肠是大补之物。

徒弟看见狗的内脏在师傅的手里一股脑进了木盆,心里还是一阵恶心,虽然他已不止一次看见这样的情景。他只能去端盆子,把内脏清理出来洗干净是他无法逃脱的事。师傅要去烧狗,怎么烧师傅还未告诉他。他只看见,每次师傅提起湿漉漉的白条条的狗去了后院,出来时,狗身子已是黄澄澄的模样。徒弟知道这是用干草烧烤出来的,他家里宰羊后也是要用稻草或麦秆烧烤一下的,烧烤的时间很短,一般就几分钟,收干水汽就行。师傅是不是用稻草或麦秆来烧烤狗,他不知道,但他知道师傅后院没有稻草或麦秆。他曾问过师傅,狗咋个就黄澄澄的了,用的什么草。师傅说,干香草。他又问,干香草是什么草。师傅闻言没有哼气。徒弟以为师傅没

听好,又问,什么是干香草?师傅说,师傅不想说的,就是你暂时不该知道的。

徒弟还有不知道的,是师傅怎样把狗体内所有的骨头都取了出来,而又不伤及任何一小块狗皮。徒弟更不知道的,是那一锅芳香四溢的汤到底放了些什么?徒弟知道,光靠平常的八角,草果、鱼香等香料是没法做出这种汤来的。煮熟了的整只狗黄澄澄的油光光的,往灶台上一放,那汤又在狗旁翻滚着异香,没有过路的食客不停下来解馋的,而且回头客几乎是百分之百。真正懂得吃花江狗肉的人是从不吃外地的所谓花江狗肉,或者是吃过花江镇上的花江狗肉的人,也决不会吃外地的花江狗肉。就像喝国酒茅台一样,喝不到正宗的,你就别喝。是嘛!哪来这么多的国酒,哪来这么多的花江狗。

花江狗是一种花江大峡谷特有的一种土狗。这狗个体不大,最大的不过十余公斤,一般的成年狗都在七八公斤上下。这里的人家绝大部分是不吃狗肉的,可就是那小部分人家吃狗,却吃出了名气吃出了经验来。这里吃狗的人都有一黄二黑三花四白之说,都是狗肉,为什么黄狗肉上乘而白狗肉下乘,也只有这些老吃狗肉的主儿自己知道其中的微小差异。

花江狗繁衍力很强,一般一年一胎,一胎生下来多达七八只小狗。一胎生一只或二只小狗的母狗极少。于是便有歌谣唱狗道,一龙二虎三狼四鼠。这歌谣说明了花江狗生一胎一仔、二仔罕见而珍贵,生四只以上便为平淡无奇了。

一般人家最多留两只狗来看家护院,其余都送人。大多数人家是不卖狗的,小狗更是不会卖。在乡场上,出卖的东西很多,如鸡鸭牛羊猪马,就是没有出卖狗的。这里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训诫——卖猪富,卖狗穷。有年青人问,卖狗为何就穷。老人说,你家连看家的狗都给卖了,你家还有哪样不能卖的,不穷才怪呢?

这一带人家从古到今一直坚持着不买狗的祖规,就是有人好吃狗,也是自家养了狗来敲。这一带的人家对好吃狗的人是有看法的,老人们教育子女说,连狗都要吃的人,良心一定不善。你们看看,人们鄙视的所谓狗肉朋友是什么?狗肉朋友就是有吃有穿聚在一起,一旦有事就出卖良心的朋友。有些子女听话,有些子女却不以为然,说总不能说吃狗肉的人就是坏人吧!老人说,不是坏人也不是善人吧!有子女反驳说,要善良就别吃肉,当和尚去。

这样的争论在这一带经常发生,特别是花江镇形成了一条街的狗肉馆以后。有人继续坚持不卖狗,有人忍不住卖了狗。一条街有十几家狗肉馆,每天要敲几十条狗才够吃。狗价不断地上涨,从原来三十元一只到五十元一只最后涨到了一百元一只。为了钱,不少人家加入了卖狗的行列。也有人自家没有了狗就偷别人家的狗卖。这便使更多的人家加入了卖狗的行列,理由是,以其被别人偷掉,还不如换点钱来用。有这样的理由存在,必然也有那样的理由存在,这个那样的理由就是再缺钱用,也不卖狗。这样的理由和那样的理由是矛盾的,这个矛盾有时候逗得一家人为之争吵甚至打架。

徒弟来到狗肉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只见过为狗吵架的,还未见过为狗打架的。这吵架的事一般都发生在送狗来的时候,花江狗对主人很忠诚很温顺,对外人却是又凶又恶。一般情况下,主人卖了狗,厨子在付钱之前,会拿一条绳索要求狗的主人套上狗脖子。厨子是不会去套狗脖子的,怕咬。也常遇见只卖狗不给套狗脖子的主人。厨子也无奈,照样付钱。狗是越来越少了,狗肉馆却越开越多,说不起硬气话呀!

主人不愿套脖子的狗,就关在铁笼子里,一是给食客看,二是哪天没人送狗来时应急。狗肉馆缺了狗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。这应急的狗,一般都能多活个十天半月的。目前虽货源紧缺,可送狗的人还是络绎不绝。

关在铁笼的狗是一条黄色的狗,从肉质来讲是花江狗中的上品。狗的主人是一个中年汉子,身着土布衣裤,脚穿一双草鞋。徒弟一看就知道,这种装扮的一般都是生活在大峡谷深处的人。厨子见黄狗比一般的狗高大,便一定要这汉子给狗上了绳套才能走。中年汉子态度很明确,坚决不干这事。厨子说,你不上套子可以,总得把狗哄进笼子里吧!常言说儿不嫌母丑,狗不嫌家穷。我这里虽有好吃好喝的,也留不住你那狗。中年汉子神色暗淡,很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抱起狗放进铁笼子。

厨子知道要敲掉这条黄狗,是得费点力。上个月有一条黑狗,也是主人不给上绳套,厨子去给狗上绳套时,差点被狗咬掉了指头,幸亏厨子躲得快,狗只咬断了厨子手上的木棍。后来厨子换了一根铁棒,把绳套拴在铁棒头,伸进铁笼里去套狗脖子。狗当然也不傻,知道那绳子是来套它的,虽然笼子里躲闪的空间也并不大,但那黑狗尽力摔动着脑袋,使厨子的绳套难于套上它的脖子。折腾了半天,狗累得动作稍迟缓了,厨子才把绳索套住那黑狗。

这条黄狗能多活了半个月,除了它比黑狗更加凶悍外,还有这些天不缺狗。厨子就懒得去折腾这条黄狗了。再说那卖狗的中年汉子留下话,说是急用钱才卖这狗,等有了钱再来赎回。当时厨子说,我这里不是典当铺。中年汉子说,您一定给多留些天,我一定回来。厨子挥手说,去吧去吧。中年汉子才硬着头皮一步一回头地走了。

厨子看着中年汉子远去的背影对徒弟说,这条狗好。徒弟说,当然了,是条黄狗。一黄二黑三花四白嘛!

厨子说,你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你看这狗皮毛黄得发光,胸宽蹄健。定是一条一胎一仔或二仔的龙虎之狗。少见、少见。师傅我都有点舍不得刮它的毛,想剥了它的皮来垫床,真是个好东西。

黄狗在铁笼子里天天看见厨子敲狗,开始两天不吃不喝,白天在铁笼里又咬又跳,晚上对着夜空呜咽嚎叫。后来见多了,也就不再那么折腾了。厨子开始叫徒弟拿了剔下来的狗骨头给黄狗吃,黄狗嗅了嗅根本不下嘴。

厨子说,怪了,有狗不爱骨头的了。

徒弟说,不怪,它闻出是狗的骨头了。

厨子说,狗吃骨头,从不挑是哪样骨头。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狗。

黄狗几天下来就饿瘦了,本来极有光泽的黄毛也开始有点褪色。厨子有点急了,对徒弟说,把骨头煮熟搅和剩饭剩菜给它吃。我不信它还能嗅出什么来。

徒弟照办了。黄狗果然开始吃,几天下来黄狗的毛发依然光泽闪亮。黄狗的毛发是恢复了,可徒弟却总感觉黄狗与原来不一样。咋个不一样,真要徒弟说,一时还说不清楚。后来经过几天的琢磨,徒弟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差别,黄狗开始是目露凶光,脸庞呈恶像。现在黄狗的眼光暗淡,眼角边的毛像沾了米汤总是毛与毛紧靠在一起,徒弟知道那是狗泪流过的痕迹。但是狗是什么时候在哭,他却无法知道。还有他知道狗被主人刚带进这院子时,狗是一脸的灿烂,尾巴翘得老高。狗的尾巴是翘起的,说明狗那时没有恐惧感。它当然不知道主人带它来的目的。当狗被主人关进铁笼走后,它才意识到不对。狗想跟着主人走,又出不了铁笼,只好朝着主人走的方向又叫又跳。当主人的背影在它眼里消失时,它的尾巴低了下来并夹进了两股之间。狗一夹尾巴,说明它已充满了恐惧。徒弟最后终于看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折腾,黄狗已变得一脸的苦像是确实细心琢磨了的。

厨子更加喜欢这条黄狗了,闲暇时,厨子与徒弟闲聊说,这黄狗暂时不敲掉,等立冬了敲了剥皮。

徒弟说,狗的主人真的要是回来赎狗咋办?

厨子说,不可能,没这种规矩。

说是这样说,其实厨子也有点担心那中年汉子来赎狗。厨子也遇见过哪种又想要钱又舍不得狗的人,这些人也曾有人说是来赎狗。可拿了钱几乎没有人回来的。不过厨子觉得黄狗的主人那个中年汉子确实与其他的卖狗人不一样。到底怎么不一样他也说不清。

厨子的担心说来就来了。黄狗的主人,那个身着土布衣裤,脚穿草鞋的中年汉子来的时候,厨子正在后院子用干香草薰烧刚才开膛了的狗。只有徒弟在前院坝清理狗肠子。

中年汉子见厨子不在,也没与厨子的徒弟招呼,直接走到了那铁笼子旁。黄狗一见主人,伸开前爪猛拔铁笼的铁条,屁股团团转地摇着尾巴,夹了半个多月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了起来。徒弟看着黄狗的一张脸舒展开来,眼睛也不再暗淡显得亮晶的。

黄狗快乐而兴奋地想从铁笼里伸出头来,可是随它怎样努力,铁条的间隙只能伸出它的鼻子来。徒弟知道,黄狗是想用头去亲热主人的腿,还想后腿立起用前爪去搭主人的手。徒弟家也养有一条狗,他每次回家狗都这样亲热,狗的一张脸还会因为高兴而无比的灿烂,就连眼睛也会眯起来,使人觉得狗似乎在笑。

这时的黄狗高兴得眯起了眼,徒弟明白,这是黄狗半月来第一次开了笑脸。黄狗的主人显然被狗的热情感染了,一手去摸狗鼻子,一手去摘铁锁。中年汉子的双手一冷一热,热是因狗舌头舔着,冷是因铁锁冰凉地死扣着。

中年汉子走向徒弟,盯着徒弟手里的狗肠子说,你师傅呢?

徒弟说,在院后烧狗。

中年汉子说,我可以进去么?

徒弟说,不行,师傅烧狗从不准人看。

中年汉子说,要多久?

徒弟说,快了。

中年汉子说,我来赎狗。

徒弟说,要赎,当初就别卖。

中年汉子说,我爹得急病要钱救命。

徒弟正想再说点什么,他师傅提着烧好的狗出来了。见了中年汉子说,还真遇见要赎狗的人了。说完把狗丢进一个大木盆吩咐徒弟去清洗。

中年汉子从一个小布袋子里,掏出了一大把零票子,递给厨子说,你数一数。

厨子不接钱说,我这儿从不卖活狗。

中年汉子说,是我的狗。

厨子说,你的狗,咋到我这里来了。告诉你,这狗是我的。

中年汉子说,讲好的,我要赎回的。

厨子说,那是你这么说的,我没答应过你。再说你卖一百元,赎回还是一百元,有这么便宜的事么。

中年汉子又把钱往厨子手里送,说这是一百二十块。

厨子说,那不行,我不卖活狗。

中年汉子说,狗我是一定要赎回的。

厨子说,快走开,再不走我叫警察了。

中年汉子说，你不赎回给我，我就不走。

厨子掏出手机给镇里派出所打电话。一会儿一个与厨子称兄道弟的狗肉朋友来了。

厨子的朋友一进院子就大咧咧地叫嚷，咋个回事。

厨子说，这个乡巴佬在这儿耍赖。

厨子的朋友看着中年汉子说，你这种人我见多了，别在这儿耍赖，这不是你要赖的地方。

中年汉子指着铁笼里的大黄狗说，我没耍赖，这狗是我的。

厨子的朋友说，凭什么是你的。

中年汉子说，打开锁放出来，看它跟哪个走，就是哪个的。

厨子对朋友说，你看看，他这不是在耍赖是在干什么。这狗他早卖给我了的，和他哆嗦些什么，带到所里关他几天再说。

厨子的朋友对中年汉子说，你说说，是不是这回事。

中年汉子说，是这回事，我说要赎回的。

厨子的朋友说，你们这种纠纷，我们所里不能解决，你们自己商量解决。说完转身走了。

厨子追了几十步才追上他的朋友。他拉着朋友的手说，咋搞的，就这么呀！这乡巴佬讨厌得很。你把他带到所里一吓唬，他准跑了。

厨子的朋友眼睛一横说，你又害我，现在不同原来来了，上面的禁令下发后，我们这一行是不好干了，动不动就说我们自己违法了。你们这是经济纠纷我没法管。你们要是打了一架嘛，属于治安问题，我还可以管一管。

厨子回头看了中年汉子一眼说，这小子有些硬力气。

厨子的朋友不理厨子想抽身走。厨子一把抓住了朋友的手说，你说要打一架是不是。

厨子的朋友说，你别张起嘴巴乱说。我什么时候叫你打架了。

厨子说，好，你没说。要是打架了咋个办？

厨子的朋友说，打架就按治安条例处理。

厨子说，狗咋个解决。

厨子的朋友说，还是你们俩自己商量解决。我又不是法院的。

厨子说，那不是白打一架。

厨子的朋友说，你咋个这么不懂事呢？没人叫你打架，我还要劝你好好商量解决你们的纠纷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打什么架。说完，挣脱厨子的手走了。

厨子回到院子里笑着对中年汉子说，听人劝好一半。我就不与你一般见识了。我的朋友说了，看你可怜就不带你到所里了。你先回去吧！

中年汉子说，我回去狗也要回去才行。

厨子眼一瞪说，给你脸就翘尾巴。一百二十块我不卖，要二百块。没得商量的，回去找到钱再来。

中年汉子说，我没得这么多钱。

厨子说，有没有钱是你的事。

中年汉子沉默了半晌，走到铁笼子旁，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红苕喂大黄狗。大黄狗一边啃咬一边把尾巴摇得团团转。中年汉子回头对厨子说，你等着，我筹好钱就来。

中年汉子又一步一回头地走了。

大黄狗见主人走了，不再啃吃红苕，又是又叫又跳的。直到主人的背影不见了，它才停止蹦

跳嘴里又发出一阵呜咽之声。

晚上,关了店门,师傅临走对守店过夜的徒弟说,明天早一点起床,要敲两条狗。

徒弟说,为什么?

师傅说,铁笼里的狗也敲了,我要它的皮,真是一条好狗。

徒弟说,狗的主人不是去筹钱来赎么?

师傅说,这个乡巴佬,就是不赎给他。

徒弟不再说什么。师傅骑着摩托车走了。

深夜徒弟翻来覆去地睡不着,后半夜拿了一根铁棍,插入锁洞使力一撬锁便开了。徒弟打开铁门把大黄狗放了。放了狗后,徒弟一直无法入睡。凌晨时,徒弟忍不住打了个盹,便做了一个梦,他梦见大黄狗跑进了它的主人家,主人惊喜地迎出来,大黄狗后腿直立,前爪搭上了主人的肩,尾巴摇得团团转,眼睛眯起来充满着笑意,使狗的脸一片灿烂。在徒弟梦到大黄狗伸出舌头去舔主人的脸庞时,他感觉到自己的脸也湿漉漉的,猛地一下就惊醒了。

徒弟醒后没马上起来,他也知道时间不早了,师傅就要到了。但是他太困了,他想懒几分钟床。还没等他懒上一分钟,师傅在院子里吼了起来。偷狗了。狗被偷了。接着他听见师傅向他奔来的脚步声,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翻身下床,他的脸上顿时挨了一巴掌。他听见师傅吼到,你狗日的,还睡个逮。

一会儿,厨子的警察朋友来了,看了铁笼子说,锁是被撬开的。又审问徒弟说,你没听见有人撬锁和狗叫?

徒弟说,没听见。

厨子的朋友说,撬锁不一定有声音,狗应该叫呀!

厨子火冒三丈地指着徒弟说,是嘛!你狗日的睡死了,狗不可能睡死。

厨子的朋友说,要么就是熟人来撬的。

厨子说,对,一定是那个乡巴佬干的。咋个办?

厨子的朋友说,咋个办?凉办。你又不知道那人住哪里,咋个找他。

厨子说,这是个案件。

厨子的朋友说,你报案了,当然是案件,一百元的案件咋个搞。我们不可能为了一条狗成立专案组吧。为了一百元的狗,可能要花几百元找狗!还不一定能找到。

厨子说,是二百元的案子。

厨子的朋友说,别逗了,哪有二百元一条的狗。走,到所里做笔录。

厨子说,是我丢的狗,去你那里干什么?

厨子的朋友说,你要报案,当然要去做法录。不能空口无凭嘛!

厨子说,搞得这么复杂,算了,没时间折腾,别耽搁做生意。

晚上食客们走完了,厨子整理完钞票后,把徒弟叫到柜台旁。说你的错误很大,留你下来继续干就不错了,狗嘛,也不要你赔二百元了,扣你工资一百二十元算了。

一个星期后,中年汉子走进了狗肉馆,送来了二百块钱。并感谢了厨子对他的信任,说狗早回了家,为了对厨子表示感谢,还给厨子带来了几斤自家种的花生。

晚上,厨子油炸了花生,一个人喝闷酒。徒弟三天前已离他而去,他在思考再到哪里招一个徒弟。

莽 昆 仑

欧阳黔森

你见过的天空，是我见过的那一种吗？

自从我见过这天空，就不再相信还有什么样的天空，能比得上我见过的这一种。

是的，在看见那天空的一刹那间，我的心胸一阵紧缩，接着一声痛快的呐喊涌出了我的喉咙——这是我的天空啊！

我是站在海拔四千九百米的一处山脊上，喊出这一句话的。说是呼喊，其实是在呻吟。那时我已累得不行了，坐在一块狰狞且黑黝黝的石头上喘着粗气。

人累极了，仅仅低着头喘气是不够的，一定要扬起头来，就在我扬起了头狂吸一口气的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我的天空。我的天空湛蓝湛蓝的，蓝得像透明的翠玉一样的鲜嫩。

我当然举起双手呼喊了，可那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呼喊，我真的是想发出一声惊呼的，但咕噜在我喉咙里的声音，似乎被我深深吸进了胸中，并在我的胸腔里一阵翻腾，变成了阵痛地呻吟。

在这个地方，你才知道太阳是怎样的光芒四射。光线像金色的发丝在湛蓝色的颜色里任意穿行。雪峰顶像雄性十足的头颅昂然挺立，呈银色衬出了它的威仪与深邃。天空蓝得透亮，像神话里蓝水晶般的世界。

我甚至不能第二次扬起手来。我怕一不小心，指尖划破了这神话般静谧的湛蓝色世界。

越怕什么就会出现什么，这是人与自然界默契的一种存在。这时候，这种默契就存在于此。就在我被这湛蓝得像翠玉一样透明的天空惊呆了的时候，有一双手在静悄悄的天空里伸出来，进入了我的视野。这双手又粗又黑，一下子像夺破了一块巨大而透明的蓝色玻璃，我的心似乎也能听见玻璃破裂的声音。

我愤怒无比，没法形容，那一刻，我就是想抬起刚才累极了丢在石头旁的地质锤，敲掉这一双手。

这手当然不是我的，是李子博士的。李子博士的手是不能敲掉的，这双手既然被李子那双强悍的脚带进了这莽莽东昆仑，并站在东昆仑的这一角落举了起来，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尽管这双手又粗又黑太不好看，破坏了我美好的视野。

最后，我当然是伸出了我的也不好看的手，去拨李子的手。我原想我拨出去的手，应该还没碰撞到他的手，李子就应该知趣地收手。没料到我的手运行的速度居然达不到推动他手的力量。我的手碰在李子的手肩上，他的手竟然纹丝不动，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达到这个速度，看来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。

碰不动他的手就算了，我的手不想提速再次碰撞他，这样很不礼貌，也许还会激怒李子，李子这个家伙，平时一团和气，生起气来，和我一样有着牛死顶不放的脾气。

李子的手，说是举，其实没过头。他的手是齐肩平举的，这样比举过头更难坚持。他双手的

拇指和食指呈八字形,眼睛斜视,我知道他这是在目测距离。

见他的手总在那儿比划,我说,李子,你累不累。

李子答非所问地说,我正推算一下离那座山有多少千米。

我顺着他的手往前一看,不远处有一座灰黑黑的山峰,山峰后面是一座更高的雪峰,雪峰上面是湛蓝色的天空,雪峰雄性十足地昂扬起他洁白无瑕的头颅直耸苍穹。

那灰黑色的山峰看似不远,我清楚,搞地质的人都清楚,我们一行五人要走过去,最少还得半天。其实我们未必一定要去那座山,但这事在他李子手里,看来今天有可能是非去不可了,要不他李子也不会忍耐着困倦在那儿折腾半天。

李子也应该有些犹豫,毕竟现在看来,早先预算的时间远远不够。向导兼翻译扎西和民工巴哈正在不远的山凹处支帐篷,我们走的时候,向导扎西一再吩咐不要恋战,说虽然那山看得见也不是很远,要是变了天,迷了路就麻烦大了。

我说,我们有指南针,再说搞了十几年地质了,哪有连看得见的地方都回不来的道理。你放心好了,支好帐篷,赶紧找水去,做一顿好饭,等我们回来吃。

李子说,再次提醒你,我们的存水,不能用于做饭,这水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。找不到水,我们就吃干粮。

向导扎西说,这三匹骡子这些天也累得够呛,体力消耗大。还必须找到水源,让它们吃饱喝足,明天才有力气往回走。

我们登上这条山脊,才知道预算的时间不够,我们也充分估计到可能时间不够的,但没想到会出入这么大。横断在我们前面的是大断层的末端,这末端却依然地形深切,深切的形状像地裂了一样,岩层倒立起来一直延伸到那座黑坳坳的山峰脚下。李子被这个没想到搞得很难堪,在他看来,走吧时间不够,不走吧也不行,所以在那儿比划了半天。

我说,你比划也没用,还算什么算。手还能有脚懂得距离么?走过去啥都明白了。

李子还是答非所问,他说这是一个老炮兵教我的,别看是个土办法,当年打炮,喊打到哪里,哪里就开花,误差不会超过一米。

我说,现在不是打炮,是定点。

李子说,是呀,是定点。他妈的,这条断层,我们追了五天,这是最后的冲刺了。我们当然不能推理过去,我看花半天时间是值得的。不去的话,也许我们会漏掉一个大矿体也难说。

我看了一眼远山,又看了一下李子说,那儿也许和我们现在屁股下的东西一样。

李子把望远镜递给我说,这样更清楚。

我不接,这天蓝得到处都清清楚楚的,没我看不清的地方。我说,你是项目负责,你说了算。

李子见我不接望远镜,脸色并不难看,还是一脸高原红,对着我笑呵呵的。虽然他一贯是个笑哈哈的人,可这时,我坚持认为这时候他有讨好我的成分。他知道,他是项目负责人,可以坚持要走,我们肯定无条件一起走。但我是这个普查分队的元老,现在项目组的大部分人都曾是我的部下。我的意见,他一直很尊重。前面是断层的尽头了,我知道他不甘心,非要去看一看。以前我追踪过无数条这样的断层,也曾经无数次有他这样的坚持,结果都在预料之中。如果那儿有矿体,我们一路追来,早在断层的破碎带发现一些矿化的特征了。到目前为止,我们还未发现任何矿化特征,从这一现象来看,我敢断定那儿和这儿一样。但话又说回来了,地质这门科学,绝对是不能主观确定什么的,不去看一看,毕竟不是最后的事实。也许有奇迹出现,也不是不可能。但这个奇迹,我干了十几年地质了,还没出现过。

去,还是不去,谁也不肯说不去这句话。我当然不说,我只能说也许怎么样,去与不去由他项目负责人李子定,我才不愿负不去或去的责任。

李子见我不往下说,他干脆一屁股坐在了我身旁,解下氧气袋递给我说,来,吸几口。我们加紧吃点干粮,休养半小时,等你这个大诗人吟诗一首,再开路。

李子一坐下,我立刻就站了起来,我朝他吼道,你才是诗人,你一家人才是诗人。

李子呆了一下,猛地把拉我拉坐了下来,他疑虑地说,你有毛病是不是。

我说,没毛病。一次去北京出差,在茶馆里喝茶,你知道我是爱茶这一口的,一坐就是大半天。这大半天里本来一直心情很好的,不想在最后一刻倒了胃口。有几个年轻人也来喝茶,在我隔壁一桌。他们一坐下来,就介绍一位漂亮的女孩子说,这是某某诗人。那女孩子一进来就引起了我的注意,清清秀秀的,显得既亮丽又文静。原以为别人介绍她是诗人,她一定会很高兴。在我眼中诗人毕竟是值得尊敬的。不想这个女孩子一下跳起来,伸出食指愤怒地指着介绍她的那男子说,你才是诗人,你一家人才是诗人。然后他们几个人嘻嘻哈哈闹成一团。大谈诗人,搞笑诗人。我听不下去了,自然是买单走人。走到门口,我突然想起那女人的名字有些熟。细想一想,还真想了起来,叫什么松子。我在很多诗歌刊物上见过这个名字。名头还不小,好像与玉子,兰子,竹子齐名,号称诗坛四子。她的诗在一些诗刊上大版大版地发表,诗的旁边还有头像和生活照。不过,她的那些诗,老子的确没读懂过。

李子听了我的故事不以为然,他歪着头故意斜着眼说,你在那些诗刊上发表过诗没有。

我说,给我发也不发,哪样狗屁的诗嘛!

李子一边啃着压缩饼干一边说,这样说纯粹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嘛!再说,你看不懂,不一定不是诗嘛!那毕竟是另外一行,隔行如隔山,好不好不好说。

我说,不准谈诗了,哪个再谈诗,我跟哪个急。有他妈的这一帮所谓的诗人在,这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好诗。他妈的,你看她们取的笔名,这样“子”,那样“子”的,我看他妈的“松下裤带子”也没人正眼看,整个一卖国的假日本鬼子像。

说完我直盯着李子看,因为他叫李子。见李子啃着压缩饼干不哼气,我又说,还是李子好呀!不来虚的,实在呀!原始就叫李子。不像有些人,不要脸,明明老爹老妈没给取什么“子”的名,自己偏偏喜欢上“子”了,于是老爹老妈不取自己取。自己取吧,又不学学我们的老祖宗,你看“老子”这名响不响亮,多有个性多有思想。博大精深的东西我们自己有,他们这些个愚蠢的家伙偏偏学小日本的这样“子”那样“子”,莫非还有中国的“老子”听起来痛快。老子要是有机会与日本人交往,就说老子名叫老子。不过李子嘛,毕竟比什么松子,玉子们好。李子本是我们老家的一种水果,又酸又涩。李子不好吃不要紧,要紧的是这名字带有泥土的芳香,朴实无华嘛!

李子闻言,嘴里正包了一满口的压缩饼干,想反击我,又说不出话,那压缩饼干多难吃呀!进了嘴巴又干又沙。要想斗嘴,就别吃饼干。我才没这么傻,我是吃的时候,任你怎么讲,我只当是耳边风没听见,说的时侯,我手拿着饼干像是在吃,就是不进嘴。看着李子忙于动着嘴巴把饼干往喉咙里送,喉咙又忙于收缩想把饼干吞进胃里,我很得意。

李子博士和我是老乡,都出生在毛主席老人家诗中写到“乌蒙磅礴走泥丸”的那个地方。我们两家都住在云贵高原乌蒙山脉的腹地,他家与我家就十几里地。我们的家乡,满山遍野都是李子树,花开的时候满山像下雪一样的。这种土李子花开得好看,果子却酸。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很能说明这种李子:开白花,结青果,桃子开花它结果。说的是桃子开花的时候,李子已

谢花结果了,这时候春天就来了。

乌蒙山的特点就是山大,毛主席都说乌蒙磅礴,还能不雄伟?雄伟是雄伟了,可不能光看雄伟吧!这山里最好看的自是那李花开遍山乡了。他母亲姓李,又是远近闻名的小美女,乡亲们就用他们看到的最美的来叫小美女,于是老老少少都叫小美女李花。小美女上学的时候,也就顺其自然叫李花了。真是无巧不成书,这小美女长大后找了一个男人姓陶,就是李子他父亲叫陶行之。他母亲李花生下他,正是李花开得雪白的时候。他母亲是个远近闻名的女强人,又是这个小山村唯一上过高中的妇女,说话很有权威,她说,我叫李花,儿子就叫李子吧。李子他父亲陶行之说,叫哪样李子哟,我姓陶不如小名叫桃子。李子他母亲说,投桃报李么,就叫李子。

很多年后,李子家老妈承包了几百亩荒山,种植了当地的一种科技李子叫朱砂李。这朱砂李开白花结朱砂红的果,不酸也不涩脆生生甜滋滋的。于是李子博士生的女儿,被李子的老妈取名叫李朱沙。李子对这名不是很满意,但李子是出了名的孝子,他不可能不听他老母亲的。这时候我故意拿他的名字来逗他,是想激怒他,因为他明白我知道他是个孝子,他是容不得别人半点对他母亲不敬的。

李子终于吞完了那口饼干,他果然对我怒目相视,继而用平稳的声音说,你有神经病是不是,谈诗你就谈你的诗好了,不谈也没人愿意和你谈。你说些哪样嘛!

见李子一没骂人,二没大声吼叫,我知道李子这回真有点生气了。为了表示我明白了我的不对,我只好暂时闭嘴不说话,张开牙齿去咬那又硬又沙的压缩饼干。

助理工程师张铁这时候却不知好歹,包口包嘴一口的饼干还没吞完,就瓮声瓮气地说,诗歌我不懂,但是我很爱,不是吗?莫非你不准我爱。

我说,张铁,你狗日,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是不是。不准谈诗。

张铁用拳头锤了锤自己的胸口,费力地吞下最后的一口哽喉的压缩饼干,翻动着圆凸凸的眼睛说,组长,你不能剥夺我爱的权力吧。

见张铁油腔滑调,我想笑一笑,可是我懒得笑。张铁的油腔滑调是一个我们303地质队历史久远且人人尽知的笑话。这笑话,说的是一个大老粗钻机工,被抽调到当时的宣传队打杂,见了宣传队的那么多乐器,爱好上了。他把宣传队的所有乐器搬进自己的房间,保管起来,并在门柱上贴了一副对联。右联是:音乐我不懂。左联是:但是我很爱。横批是:不是吗?

我说,张铁,老子不想搞笑。

张铁说,不搞就不搞。不过石叔我也告诉你,你们那些什么狗子猪子的小日本诗人,躺在床上让老子强奸,老子也没兴趣。

我说,不要你们,你们的,你和她们才是们。

李子说,张铁,别流氓似的,还有一个月就回家了,要流氓回家流氓去,别在嘴巴上过瘾。你动不动就要强奸你们组长的同志。这很不好嘛!

见李子也开始幽默地逗起闹了,我知道李子的气已消。不过他这么说有点过分了,我有点不舒服,都是这诗歌逗起的。我不就是工作之余写点诗么,老子的诗是绝对和什么“子”们的诗不一样。我咋个能和这些假日本鬼子们同流合污,说她们是同志,简直就是搞笑我,辱没我。面对这样的搞笑,我一下子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击李子。要命的是,我平时喜爱诗是他们知道的,这是我被李子拿到的软肋。来不及思考怎么反击,我便张开嘴就吼,吼出什么是什么。这什么也是很毒的,因为我吼出的还是哪种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招——你才和她们是同志,你一家人才和她们是同志。

李子说,不谈诗就不谈诗,你急些哪样嘛!

说是不谈诗,我是让他们不谈了。我要谈,总不能看着我一直崇敬的伟大的诗歌,被这几个诗中的大老粗真正看低了。我呈激动状站了起来,手在蓝天中有力地挥舞。我左手一指海拔6099米的唐古拉山,右手一指海拔6621米的各拉丹冬雪峰说,“横空出世,莽昆仑。”他们才是诗,他们才是大地壮丽的史诗。

由于缺氧,我差点站立不住,我尽力地稳住脚步伸展双臂头往上仰,深深地吸气。我看见了唐古拉山遥远地耸立在一座座山相连的尽头,在那湛蓝色的苍穹里,是那样的宁静,又是那样的神秘,像画又像诗。

我看过一部电影叫《黄河绝恋》,女演员宁静穿着一身八路军军装,在黄河壶口大瀑布前呈我现在的模样。那是宁静最美丽的时刻,也是大瀑布最美丽的时刻,有一个外国军人用一部相机凝固了那个美丽。我当然没有宁静漂亮,甚至也谈不上有着男子汉的英俊。此刻我的动作是优美的,人却是又黑又脏。不过,我仍然希望李子这个工作狂,这时候能有一点点诗情画意的心思,赶快拿出相机,拍下我的这一瞬间。虽然在这一瞬间,我并不漂亮英俊,甚至还有点狼狈。我身穿的地质服又脏又旧,满目的疲惫,只有黑油油的脸庞上还透着一脸的高原红,才使我整个人有了那么一点生机。

李子这小子,胸前挂了一部数码相机,他不行动,我怎能提醒他。一些美丽的事情,一但需要人提醒才去为之,是一件令人很难堪的事。这种难堪我当然不能要,我只好不甘心地收回了双手。

手是收回来了,我的目光依依不舍地看了看湛蓝色的苍天 and 那湛蓝色里高高耸立的格拉丹冬雪峰。这依依不舍,激起了我的火气,我不由在心里骂开了李子。我骂李子你这个愚蠢的家伙,李子你这个毫无情趣的家伙,我再不美丽,再不动人,不值得你心动,可这天空美妙绝伦的湛蓝色和格拉丹冬雪峰的洁白无瑕,你狗日一点都不心动么?

心里骂完了,毕竟不甘心,终于我嘴巴忍不住骂了一句:狗日的些,快给老子照张相。

在骂声中我重新摆好了姿势。

李子也没行动。

我太想让他给我照上一张相片了,所以我嘴巴在骂的时候,并没指明骂李子。我骂了狗日的些,也许这“些”字比指明骂谁更糟,打击了所有在场的人。这些家伙一个个不说话,圆瞪着一双双牛眼,往李子胸前挂着的相机看,似乎李子一但举相机,他们就会鱼跃而起阻挡李子。

李子并没有注意张铁们的目光,他的目光一直死死地盯着我。我想这回骂出戏了,他也许正构图、思考怎样照好这张像。

过了好一会儿,他的目光依然如此,我只好凝目对视他的目光,才发现,他并不是在看我,他的眼睛像吸进了太阳的光亮,深深的像黑洞,让我不可捉摸。那吸进去的光亮又似乎慢慢地射出,掠过我的身躯向后飘去。我的身后是那连绵不断起伏的黑色山体和山体上高高耸立的雪山,更远更高的是海拔6621米的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峰和湛蓝色的苍天。

一个地质专家看到这些,他会觉得每天都一样,李子在青藏高原干了几地质了,对于我惊讶的这些他是熟视无睹的。最多他在初来乍到时,惊呼一句很缺乏艺术表现力的话,这山硬是比内地的雄伟,这天硬是比内地的天蓝。

我与李子的区别在于李子的这两句感慨话在我看来,无疑是废话。横空出世,莽昆仑。它西起帕米尔高原,东止于川西北,绵延2500公里。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有四座,其中乔戈里

峰海拔8611米,仅次于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,为世界第二高峰。

从山系和历史文化这两个角度来看,我更加喜欢和敬仰昆仑山。喜马拉雅山全长约2400公里,从山系来讲它小于昆仑山系。喜马拉雅山脉有接近一半的山峰不是中国的,而昆仑的主体和山脉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中国。从历史文化渊源和对国人的影响力来讲,我个人认为,昆仑山远远大于喜马拉雅山。古人视昆仑为“万山之祖”和“通天之山”。“昆仑者,天象之大也;昆仑者,广大无垠也。”古人对昆仑的传说和对昆仑的赞叹绝对高于喜马拉雅山,虽然它们都是中国最高的山系。它们也是世界最高的山系,青藏高原是世界之脊,粗通文化的人都知道。世人人都知道,中华民族的母亲河——黄河、长江都发源于昆仑山系的支系巴颜喀拉山和唐古拉山。凡是历代中国人无疑视昆仑为神山。我和李子的家乡乌蒙山脉,也发源于中国四大河流之一的珠江,山体之雄伟,毛主席在诗里《长征》赞叹了“乌蒙磅礴”,可是毛主席在词里《念奴娇·昆仑》更是赞叹“横空出世”。就从这两句赞叹的话来看,我们家乡的乌蒙山是没法与昆仑比宏大的。

我与李子的区别还在于,我不仅仅是搞专业地质的,也是一个地质诗人,当然我发表的诗作并不多,但至少有人认同了我是个业余诗人。地质诗人与专业地质人员的目光是截然不同的,我当然不会像李子一样认为雪峰和群山,太阳和月亮每天都区别不大。按李子的话来讲,莫非第二天早上一起来,雪峰就不是那雪峰,天空就不是那天空了么?

李子说这话的时候,总是显出不屑一顾的眼神,我非常愤怒,有一种秀才遇到兵,有理说不清的感觉。我气不过,不能不与他争辩。

我说,就是不一样,每天都不一样。如果你看每天的太阳都一样的话,只能证明你这个人毫无艺术细胞,也永远不可能成为艺术家。

李子说,我为什么要有艺术细胞,艺术家又不是人类共同的理想。你有艺术细胞,跑来搞地质干什么。我看,你这个人哪点都好,就是神经有点问题。是不是艺术家和热爱艺术的人都有点不正常,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证过,我也不想考证这种无聊的事情。你看你,看见太阳你写诗,看见月亮你写诗,看见一座山一条河你也写诗。好嘛!太阳、月亮我就不说了,反正古往今来多少人争先恐后地写,你写也不多你一个,你不写也不少你一个。可是你狗日的,你看看这里有多少山,你数得清么,你写得完么。我看你最后是不是看见一棵树一棵草你也写首诗。如果这也算诗人的话,我看你就别搞地质了,回家写诗去吧。

我说,你你你。

他说,你什么你,你那些诗你自己背,别放在马背上。你狗日的被压死了就算了,别把我们的马压死了。在这些山里,指望汽车是不行的。

我说,你这个大脑不发达的家伙,我不来搞地质,看得到这些诗一样的东西么。我还真要为一棵树子写诗了,你还能咬我一口。

我和李子在这东昆仑山的腹地,永远是吵架的。如果我们有一天不吵,那就是出大问题了。今天我本来是不想与他斗嘴的,我只想让他给我照张相,他不但不给我拍一张,还盯着个傻兮兮的眼睛。

对不上他的目光,我已有点受气,而我的姿势摆久了让我累得心慌,更让我生气。我喘了一口粗气,正想骂他几句。李子把目光移到了我的嘴巴上,堵住了我的话。他盯着我的嘴巴说,坏了,坏了。

我说,你才坏了。